



# 教育人类学视野中的西南少数民族生殖崇拜

张 文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重庆市 400715)

**摘 要:**关于生殖崇拜问题的研究, 历来受到多个学科的关注; 不过, 从教育人类学视野进行研究的尚不多见; 事实上, 生殖崇拜对于实现早期性教育、促进儿童社会化的实现, 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从传统习俗中汲取有益的文化资源, 将有助于我们对文明病的克服。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 生殖崇拜; 性教育; 儿童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 G40-0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77(2007)02-0065-05

对生殖崇拜问题的研究, 历来受到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关注<sup>①</sup>。对于民族学而言, 生殖崇拜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表达, 对生殖崇拜的研究旨在加强对民族特性的认识; 对于人类学而言, 生殖崇拜是人类文化的普遍性表达, 对生殖崇拜的研究旨在加强对民族共性的认识; 对于宗教学而言, 生殖崇拜是人类对精神世界的认识, 对生殖崇拜的研究旨在探索与宗教起源相关的精神问题; 对于历史学而言, 生殖崇拜是人类文化发展历程的证明, 对生殖崇拜的研究旨在加强对民族文化历时性的认识。而在教育人类学的视野中, 生殖崇拜不可能只是某种文化表达的工具, 应该具有实际的文化功能, 即承载着对本民族成员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教育功能, 突出的有两点: 一是性教育, 二是社会化教育。以下分别述之。

## 一、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殖崇拜

自古以来, 西南地区就是中国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地, 这里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 包括藏族、彝族、白族、纳西族、苗族、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景颇族、独龙族、羌族、普米族、怒族、阿昌族、傣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水族、瑶族等, 人口众多。这些民族大多有生殖崇拜习俗, 其中尤以藏族、彝族、白族、纳西族、苗族、羌族、傣族最为典型。

这一地区古称西南夷, 历史上一直有生殖崇拜遗迹。早在新石器时代, 即有男根(祖)模型出土。20世纪70年代, 广西邕宁县坛楼遗址发现1件石祖, 该器物系用砂岩凿磨而成, 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20世纪80年代, 云南施甸县团和镇仁和窝发掘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出土6件史前陶祖, 此后又采集到2件, 共计8件陶祖。基本形态是圆头、锥形、大平底, 为夹砂红陶。进入青铜时代以后, 这一地区的同类器物增多。20世纪90年代末, 云南考古工作者在昆明市官渡区清理了近500座属于滇文化的墓葬, 出土一批漆器, 这些漆器的手柄部分多做成祖形。尤其是出土了1件铜祖, 为一铜铲之柄部, 形象逼真, 还铸有阴囊<sup>[1]</sup>。云南晋宁石寨山所出铜饰上, 则有男女野合的形象<sup>[2]</sup>。另外, 在西南地区现存的岩画中, 也多有生殖崇拜的内容。如西藏阿里地区齐吾普岩画中有许多夸张的男女生殖器官图像, 其中有一对舞蹈男女, 男子双腿间有生殖器垂露。此外如云南它克岩画中的子宫形象、苍源史前岩画上的出人洞、云南元江史前岩画上的菱形体等, 都与生殖崇拜有关。根据汪宁生教授的研究, 苍源岩画中所表现的内容与佤族口头作品《司岗里》中提到的内容相近, 意为从岩洞中出来的人, 由此推断苍源岩画可能为佤族祖先的作品<sup>[3]</sup>。所有这些, 都说明这一地区历史上曾经广泛

<sup>①</sup> 目前, 围绕西南少数民族生殖崇拜的研究成果相当众多, 较有代表性的如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宋兆麟《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0年)、李昆声《考古材料所见生殖器崇拜考——以云南史前及青铜时代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7期)、杨甫旺《彝族石崇拜与生殖文化探讨》(《民族艺术研究》1997年2期)、张胜冰《造型艺术与西南少数民族生殖崇拜》(《思想战线》1996年4期)、陈立明《门巴族生殖崇拜文化探析》(《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3期)、覃桂清《苗族古代的生殖器崇拜》(《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3期)等。

收稿日期: 2006-12-21

作者简介: 张文(1963-), 男, 陕西西安人,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 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

流行过生殖崇拜,是有文化传统的。

而现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仍保留有众多的生殖崇拜习俗,从崇拜对象区分,可分为性器官崇拜和性行为崇拜两大类。

性器官崇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某种性器替代物的形式出现,另一种是以符号的形式出现。关于前者,常见的有石、木等质材,这其中还包括人工制作和天然形成两种。如西藏的勒布门巴族屋脊上有木雕男根,盖新房时,女主人身着盛装,腰挂巨大的木质男根。具有创世纪性质的傩戏《阿拉觉父子》中,妖魔“杰”手执一木质阳具,表演时狂舞乱跳,给人和鸟带来灾难。云南剑川石宝山上有一石刻,形似女阴,名为“阿央白”,阿央是彝族的女祖先,白即女阴,意为女性祖先的生殖器。凡不育妇女则向“阿央白”叩拜,并以手抚摩,认为如此便可怀孕生子。这是人工制作的。天然形成的更为常见。如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观音岩上有一石洞,名为“摸儿洞”,洞里有石块和砂子,当地妇女欲求子息者前去参拜,在洞中摸索,得石块者生男,得砂子者生女。四川省盐源县前所崖石上有一石洞,名为“打儿窝”,当地人认为是巴丁拉木女神的生殖器,凡不育妇女前去参拜,向洞中投掷石块,中者即可怀孕<sup>[4]34</sup>。云南丽江达瓦村背后,有一形似女阴的山谷,名“达瓦母谷”,岩石上有一形似女阴的洞穴,当地人求子,用石锤击打洞穴。云南中甸白地白水台、永宁者波村后都有形似女阴的岩洞和山沟,也成为当地人祈求子嗣的场所<sup>[5]</sup>。盐源县有公母山,山有公石和母石,相距200米,公石如男根,母石如女阴。当地人如想求子息,则往往饮公石所流出山泉,或取母石之小石子带回家。云南个旧老阴山有一岩洞,形似女阴,附近老阳山洞穴中则有一钟乳石形似男根,两者都是当地彝族人崇拜的生殖器象征<sup>[6]</sup>。关于后者,常见的主要是以动物、植物的形象作为性器官的象征物。如云南西双版纳基诺族以贝壳作为女阴之象征,彝族以葫芦象征子宫,以竹象征男根,壮族以鱼象征女阴,以蛙象征孕妇等。白族以鱼、海螺象征女阴<sup>[7]</sup>。哈尼族以鱼象征女阴<sup>[8]</sup>。云南峨山太和村彝族崇拜石块,也与生殖崇拜有关<sup>[9]</sup>。还有一种纯粹符号化的性器官表现形式,最常见的有三角形和菱形。如云南拉祜族织绣上有一正一反两个三角形,象征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勐海哈尼族男女衣服上装饰有同样图案,寓意相同;傈僳族挂包、傣族背饰、白族窗棂上都有同样图案,寓意也相同<sup>[10]</sup>。

性行为崇拜主要以象征的形式出现,但对性行为的表现却颇为露骨。此类行为常见于舞蹈、戏剧和祭祀典礼中。舞蹈方面,如苗族的板凳舞,妇女手持小木凳,踏歌而舞,当双凳合一时,则有表现交媾、孕育的含义<sup>[11]</sup>。哈尼族的若独独色色舞,男女

以树叶、棕片遮身,展示男女嬉戏、追逐、交媾的过程<sup>[4]161</sup>。戏剧方面,如流行于墨脱地区的戏剧“中索羌”主要情节为,一小孩被鸢鸟击昏,父亲请来喇嘛做法,喇嘛支走男子后与其妻调情,两人做出男女交媾的象征动作,最后以孩子苏醒结束,整出戏主要表现喇嘛与孩子母亲之间的调情<sup>[12]</sup>。祭典方面,如哀牢山区以龙为图腾的彝族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祭龙大典,其中有人与龙交配的象征性仪式。弥勒县核桃寨村彝族选取两株大树作为雌龙和公龙的象征,其中雌龙旁边一株树的树干上有一道自然缝隙,被视为雌龙阴门。祭祀雌龙之前,要用苇节、栗树装饰阴门,整个装饰过程肃穆庄严,禁止讲脏话、放屁、解便等,也不准笑、哼、吟、哭、骂等。祭祀过程中,将盛在瓷碗中的猪血依次倒入阴门之中,只有已婚男性可以倾倒猪血,象征精液,单身男性不能参与。云南红河彝族流行一种化妆串寨活动。据说,过去举行这一活动时,可以公开裸露生殖器,在上面涂上颜色,用细棕绳拴上让人牵着戏耍。现在则改为用葫芦代替。仪式举行时,小伙子们头戴面具,身挂长葫芦代表生殖器,做各种男女交媾时的动作狂欢乱舞<sup>[13]</sup>。门隅地区门巴族在新房竣工时举行一种名为“贺新房”的庆典,届时,由女主人盛妆出场,背着木质男根,绕房三圈,取下男根,用绳索拴住往房顶上拉,一群男子跟随盖房师傅伴着节奏跳模拟性爱的舞蹈。仪式后,将男根悬挂于屋檐下。墨脱门巴族于新房竣工时,举行“迎房脊神”仪式。此前,先预做一大二小三个木质男根,于竣工时由5、7、9个男子迎请,用绳索拉至新房。到了楼梯口,由家中的未婚年轻女子敬第一碗酒,不能表现出羞涩之态。然后由喇嘛赐福,对女人则将其接触下体,对男人则以其碰触头顶,然后将男根置于房梁上。妇女们每到此时,皆诚惶诚恐,并无羞涩之态。仪式期间,全村人都会前来祝贺,届时人们载歌载舞,狂欢庆祝,男人们则拿着两个小男根追逐已婚和未婚妇女,做出各种交媾动作,妇女们则并不羞怯回避<sup>[12]</sup>。此外,如苗族的“追女”游戏和“宁岗先略”仪式也都有类似内容<sup>[14]</sup>。

## 二、生殖崇拜的性教育功能

生殖崇拜是基于人类认识自身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特征,其最主要的功能即在于对性的认识。具体而言,包括对性器官的认识和对性行为的认识。

对性器官的认识是生殖崇拜的一项重要功能。在几乎所有生殖崇拜活动中,都有性器官的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参与者对性器官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即使对于旁观者,也有间接的教育意义。即促使其认识性器官的结构,并对性器官的功能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对性行为的认识是生殖崇拜的另一项重要功能。在大多数的生殖崇拜活动中,都有性行为的直接或模拟表现。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参与者对性行为的认识是正面的,并不认为性行为是罪恶的。这对培养儿童正确的性行为模式尤其重要。因为在几乎所有的生殖崇拜活动中,关于性器官与性行为的表现都体现出双重特征,或者与神圣的仪式相结合,或者与戏谑的氛围相联系。对于这一现象,从性教育的角度出发,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性与人类生殖有关,是神圣的事情,而性又是快乐的,因此具有戏谑成分。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人,从小便会受到关于性器官与性行为的良好社会教育。张胜冰先生从西南少数民族造型艺术中的生殖崇拜角度出发,认为“造型艺术表达的生殖信仰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传授生育知识的生活教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发挥着它巨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性教育手段,通过这种无声的语言的传递,可以使人们对性知识有一种感性认识和体验,这在客观上起到了性教育的作用……许多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的性道德观念,以及很少出现过的性犯罪、性堕落等现代社会的不良现象,显然都与这种生殖文化传统有关”<sup>[10]</sup>。事实确实如此。儿童通过对生殖崇拜中性器官的认识和性行为的了解,建立起健康的性观念。其途径通常是对性行为的模拟性游戏活动。在儿童的日常游戏当中,常有对成人行为的模仿,其中即有对性行为的模仿。在我们对西南少数民族儿童的观察中,不难发现这样的例子。从世界范围看,大凡后进民族中的儿童游戏多有此类模仿人性行为的活动。马林诺夫斯基曾考察过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土著人的性生活问题。发现那里的“儿童的自由和自立也扩展到性问题上。首先儿童们能常常听到或目睹他们长辈的性生活”。遇到这种事,长辈们也只是简单地责骂一下。而对于“大一点的孩子就可以或许听到那种不加掩饰的关于性的交谈,而他们对所谈论的东西也完全明白”。至于“幼儿的性行为,或者性行为的代替物是被当做一种天真无邪的娱乐来看待的。‘性交是他们的游戏’”。最为典型的是“男女儿童一起在部落的中央广场进行的各种圆圈游戏,或多或少都强烈地带有性的味道,尽管这种游戏所提供的发泄方式是间接的,而且,也只为参加这些游戏的年龄大一点的青年男女(这里指12~16岁左右的少年)所体验……然而,还存在着一些年龄较大的儿童从来不参加的特殊游戏,在这些游戏中直接地加入了性的成分。例如小一点的孩子玩的盖房子、过家家等游戏就属于这一类”。值得注意的是,特罗布里恩德的大人并不干预儿童的这些性行为<sup>[15]35-39</sup>。即便是保守的萨摩亚人,对于儿童成群偷窥青年恋人之间的性

行为也并不加以禁止:“青年恋人们习惯上在棕榈丛中幽会,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孩子们能够经常目睹到性交,而且是许多不同的人之间的性交……而在村里的棕榈丛中搜索情侣则成为十来岁的小孩子们公认的一种娱乐方式。”即使是对儿童间的同性恋倾向的模拟性行为,也持宽容态度:“当地人对同性恋行为的这种态度主要是出于对性的普遍专注以及下面这样一种态度:即小打小闹的性活动,暗示性的舞蹈,富有刺激性而又淫秽的谈话,猥亵性的歌曲以及出于明确动机的扭斗,这一切都是完全可以接受而且颇为诱人的娱乐活动。这些活动只是游戏而已,人们对此既不会皱眉蹙额,也不会产生过多的疑虑。”<sup>[16]108-118</sup>对于此类现象,霍理士感到颇为惊奇:“大人们认为这种游戏是很自然的,而无须乎加以斥责或从旁干涉。它们也不发生甚么不健全的结果,甚至于连私生子的问题都没有,至于何以会没有,至今是一个谜。”<sup>[17]119</sup>其实,正是由于这种宽容的态度,才促使儿童形成了比较健康的性观念。即如米德所说:“儿童时期出现的各种偶然性的性倒错现象,如孩子们对特殊性感区的过分关注,以及随之产生的性感转移,即性感离开其通常的中心,再加上人们对性感区从未有过明确而既定的区分,凡此种种不良现象,倘若出现在只承认一种狭窄性行为方式的文明社会中,势必会导致各种不良后果,如令人失望的婚姻,毫无节制的同性恋以及随处可见的卖淫行为。可是在萨摩亚,却并没有产生任何有害的后果。”<sup>[16]119</sup>之所以如此,与这些民族对儿童的早期模拟性行为的宽容态度是分不开的。一项经典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早年性教育对于成年以后的价值,我们从几种研究里可以看出来。戴维思医师的范围很广的研究便是一例。戴氏把已婚的女子分做两组,一是自以为婚姻生活愉快的,一是不愉快的,她发现在愉快的一组里,幼年受过一些性的指点的占57%,而在不愉快的一组里,只占44%。”“从广处看,我们可以说,性启发与性的教育对于今日文明社会生活的意义,要比以往任何时代为大。春机发陈期以内的性的启发与其应有的礼节是一向有公认的族类的价值的。在中非洲以及别处的许多民族里,即我们多少错认为‘原始’的民族里,这种启蒙的礼节不仅是一个神圣的典礼,并且确乎是进入成年生活的一个实际的准备。儿童到此年龄,也许已经熟悉性是甚么,也大抵确已认识性是甚么,因为在以往的游戏生活里,性早就成为一个主要的题目,而在大人的心目中,这种游戏也认为是无伤大雅而加以放任的。”<sup>[17]158-162</sup>据此,生殖崇拜对于儿童早期性教育有着良好的培育作用,使儿童可以较早地对性器官与性行为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并通过一系列仪式性教育,使儿童建立良好的性行为模式,从而影响到

其成年后的性行为。

### 三、生殖崇拜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

儿童社会化问题,是近年来教育学、心理学以及人类学共同关注的问题。所谓儿童社会化,简言之,就是儿童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儿童从周围文化和亚文化群中汲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看法<sup>[18]</sup>。其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教导生活技能,包括劳动技能和生活技能;二是传递社会文化,其核心是价值观与社会规范;三是完善自我观念,包括对自己生理、心理状况的认识和对自我与他人、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四是培养社会角色,即培养符合社会期待的社会成员,使其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角色<sup>[19]</sup>。从生殖崇拜所涉及的内容看,对于儿童社会化的顺利完成,实有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从儿童社会化的研究路径看,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是一个比较有效的途径<sup>[20]</sup>。因此,作为不同文化特质体现的生殖崇拜对于理解儿童社会化进程应当更为有效。大体而言,生殖崇拜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一) 认知作用

儿童对事物的认知首先是从认识自我开始,而认识自我的最直接的对象便是自己的身体。因此,从生殖崇拜中获得的关于性器官及性行为的知识便成为促使其进行自我认识的媒介,通过这一媒介,儿童达到认知事物及自我意识培养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模仿是个重要途径。模仿理论首先由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提出,经由班杜拉发扬,已成为普遍接受的儿童社会化途径理论。侯春在先生总结了三种儿童模仿行为,包括感染模仿、过程模仿、延迟模仿<sup>[21]</sup>。其中,对事物过程的模仿最为重要。因为儿童与成人重视结果的取向不同,儿童更为重视过程,因此存在过程模仿。在对生殖崇拜中的性行为进行模仿时,即是过程模仿。在所谓的文明社会中,成年人总是担心儿童模仿性行为而加以禁止,就是将成人模仿与儿童模仿混为一谈,认为儿童也会注重结果。其实,儿童更感兴趣的是过程,而非结果。儿童通过对性行为过程的模拟,体验自我,认知社会,而并不会导致直接的性行为发生,从而不自觉地实现了早期性教育。

#### (二) 交往教育

儿童社会化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完成社会交往的培养,简言之,即对羞怯感的祛除。所谓羞怯感,是指社会交往障碍,或者说是逃避性的非社会性行为<sup>[22]</sup>。在生殖崇拜中,往往掺杂有戏谑的成分,同时通过游戏、舞蹈等娱乐方式进行传递,因此有助于培养儿童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例如,在米德对萨摩亚人的研究中指出:“舞蹈在萨摩亚儿童

的教育以及社会化过程中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它有效地冲淡了儿童们在通常状态下由于所受的严格的支配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其次,舞蹈降低了儿童们对羞怯的敏感性。……平时,那些正处青春期的姑娘们走起路来笨拙不堪,举手投足极不协调,但她们一上舞场却都成了美丽风雅、灵活自如的淑女。”<sup>[16]94-95</sup>更为重要的是,生殖崇拜中所表现出来的性,总是具有群体属性,这实际上是在传递一种信息:性不但是个体的事情,也是群体的事情。这样的表达自然有助于儿童从自我意识转向群体意识,从而完成对社会交往的认知。此外,生殖崇拜中所具有的图腾性质,也强化了儿童对族群的认同,即培养了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认知。

#### (三) 价值观塑造

价值观是以一系列社会规范表达出来的对事物的基本判断。生殖崇拜首先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性是事关族群繁衍的大事,是健康的、美好的事物,当然也是快乐的事物,而不是丑陋的、罪恶的事物,当然更不是痛苦的事物。相对于其他任何社会规范而言,对性行为的看法显得如此重要,它往往关系到一个人对生命的基本看法。通过神圣的生殖崇拜仪式,儿童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生命的尊贵,从而使儿童摆脱掉许多文化中关于生命是有罪的极端看法,从而树立起良好的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这一基本态度无疑将成为日后对待从自然到人事的一切社会规范的根源。当然,性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快乐的,又是危险的,因此,关于性的禁忌也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在几乎所有具有生殖崇拜习俗的民族中,也同时伴随着一定的性的禁忌。例如米德在对阿拉佩什少儿的性问题进行研究时发现:“当青春期最早的标志出现时——女孩子的乳房隆起,男孩子的阴毛长出,这个青春发动的孩子就必须遵循某种禁忌。在甘薯种下地到收获,甚至到把甘薯贮存起来以前,他们都不能吃肉、喝凉水。这种禁忌几乎要持续一年。这段时间孩子的职责,就是小心自觉地恪守这些神圣的禁忌,以种种规则修正自己的认识。至此,文化第一次使孩子们体验到生理学上的自我意识。在这之前的手淫现象,只不过当作孩子的一种游戏而已。”<sup>[16]56</sup>而西南少数民族中,有关性的禁忌提示往往也融合在生殖崇拜仪式当中。例如一些民族在进行以始祖为对象的生殖崇拜仪式中,往往加入一些禁忌情节。壮族有一则“布伯的故事”,说的是壮族有一位民间英雄布伯,与雷王战斗,雷王发下洪水,只有伏依兄妹存活下来,为了能繁衍后代,两人决定用滚石磨的方法验证二人是否能够结婚。结果石磨滚下山后重新重合在一起,于是二人结合,繁衍出人类<sup>[23]</sup>。在这一叙事中,兄妹结婚被修饰为神的指

令,且是迫不得已之举,从而很好地处理了性行为与乱伦的关系。

#### 四、尾 论

近年来,关于儿童早期性教育以及儿童社会化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教育界。对此,教育界做了种种努力,但效果似乎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与我们偏重知识教育而忽略性情教育有关。事实上,在现代学校所进行的对儿童的早期性教育问题上,总是以单纯的性知识教育以及单纯的道德说教为主,说穿了,在貌似开放的性问题上,仍以“防范”为主,而非以“疏导”为主。从更深层面看,与我们自认为属于文明社会,而轻视所谓的落后民族的习俗有关。正如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对文化形式和进程的讨论最具启发的资料是那些尽可能在历史上与我们的社会或它们之间很少联系的社会的资料。对于已将伟大文明传播到广大地区的有历史性联系的广阔网络来讲,原始文化是我们目前可以求助的一个源泉。原始文化是一个实验室,可供我们研究人类习俗制度的多样性<sup>[24]</sup>。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将从我们视为落后的民族及其习俗中获取一些有益的文化资源,应当成为议题之一。

参考文献:

- [1] 李昆声. 考古材料所见生殖器崇拜考——以云南史前及青铜时代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7):66—72.
- [2] 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
- [3] 汪宁生. 云南苍源岩画的发现与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4] 宋兆麟. 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5] 木丽春. 论纳西族生殖崇拜[J]. 云南社会科学,2004(6):113—115.
- [6] 杨甫旺. 彝族石崇拜与生殖文化探讨[J]. 民族艺术研究,

1997(2):73—76.

- [7] 张锡禄. 白族对鱼和海螺的原始崇拜初探//南诏与白族文化[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2.
- [8] 李子贤. 鱼——哈尼族神话中生命、创造、再生的象征[J]. 思想战线,1989(2).
- [9] 何耀华. 彝族的自然崇拜及其特点[J]. 思想战线,1982(6).
- [10] 张胜冰. 造型艺术与西南少数民族生殖崇拜[J]. 思想战线,1996(4):51—55.
- [11] 陈明春. 关于苗族对生命生殖崇拜的含义[J].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0):22—25.
- [12] 陈立明. 门巴族生殖崇拜文化探析[J]. 民间文学论坛,1998(3):10—16.
- [13] 杨甫旺. 彝族生殖文化概论[J]. 楚雄师专学报,1999(4):18—24.
- [14] 覃桂清. 苗族古代的生殖器崇拜[J]. 民间文学论坛,1986(3).
- [15] 马林诺夫斯基. 野蛮人的性生活[M]. 北京:团结出版社,1989.
- [16] 玛格丽特·米德. 萨摩亚人的成年[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 [17] 霍理士. 性心理学[M]. 北京:三联书店,1987.
- [18] 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人的发展[Z].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405.
- [19] 吴增基等. 现代社会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18—120.
- [20] 陈世联. 新视角下的儿童社会化研究:以多元文化为价值取向[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8):5—8.
- [21] 侯春在. 儿童社会化发展中的隐性模仿[J]. 教育科学,2002(10):58—60.
- [22] 侯春在. 非社会性行为:儿童社会化研究的新视角[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7):95—100.
- [23] 韦其麟. 壮族民间文学概论[M]. 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14.
- [24] 露丝·本尼迪克. 文化模式[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曹 莉

## The Southwest Minority's Procreative Wo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ZHANG We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Southwestern Ethnic Group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procreative worship has always been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many researchers from different subjects. However, people seldom do research into it from the view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issu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hildren's early sex education and can enhance their achievement of socialization. It redounds to our ability to overcome the illness of civilization by means of deriving instructive cultural resources from traditional conventions.

**Key words:**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procreative worship; sex education; children's socialization